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廣興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印順法師在其所著的《佛在人間》一書中，闡明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說：「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一重人間，一重佛道。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

（印順：《佛在人間》，頁 73）而印順法師的依據就是出自《增一阿含經》的「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大正藏》第 2 冊，頁 694a）依我個人的理解，印順法師所講的人間佛教就是《阿含經》中所反映出來的佛教。

有的人對佛教「出世」思想的理解有偏差，認為「出世」就是要離開這個世界，到其他地方或世界，尋找一個世外桃源，從而逃避日常生活、逃避現實、逃避娑婆世間所有的一切煩惱。其實，我們在《阿含經》中找不到這樣的經典依據，相反，《雜阿含 1307 經》講到，一位名為赤馬的天神問佛是否能以遊行的方式到達世間之邊，從而「至不生、不老、不死處」，佛陀回答：「無有能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處者。」（《大正藏》第 2 冊，頁 359a）¹

1. 在《別譯雜阿含 306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477b-c）、《增一阿含 43.1 經》〈馬血天子品〉（《大正藏》第 2 冊，頁 756a-c）；南傳《相應部》（第 1 冊，頁 60）的《馬血天子經》；南傳《增支部》（第 2 冊，頁 55-8）的《馬血天子經》a 和 b 兩本，都有相同的思想。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赤馬天子提到的世間，指的就是我們所住的這個物質的世界。佛教重視的是如何從痛苦中解脫，所以出不出這個物質的世界，不是佛教關注中心。因此《中阿含 221 經》的《箭喻經》中講到，鬘童子來問佛陀有關世間的問題，如世界有無邊際、世界有限無限、世界是常還是無常等，佛陀答道：

世有常，我不一向說此。以何等故，我不一向說此？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說此。如是世無常；世有底，世無底；命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我不一向說此。……何等法我一向說耶？此義我一向說：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跡，我一向說。以何等故，我一向說此？此是義相應，是法相應，是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故我一向說此，是為不可說者則不說，可說者則說。²（《大正藏》第 1 冊，頁 805b-c）

這一段經文很清楚地說明，佛教講「出世」的世間，不是指這個物質的世界，所以佛陀說：「我不一向說此。」佛教所講的「出世」，也不是要離開我們現在所住的器世界，而是要超越煩惱的世間。超越世間指的是，住在這個器世界，但不被世間的煩惱所染汙。因此達到解脫的人對世間不執著、不貪求，他們隨緣任用。用佛教的話來講，他們達到了「出世」、「與世無諍」和「八風不動」的境界。所以《中阿含 92 經》的《青白蓮華喻經》講到解脫之人時，說：

2. 與此經相同的南傳經典是《中部 63 經》的《摩羅迦小經》，其內容與北傳的完全一樣。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
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世間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一切世間。（《大正藏》第1冊，頁575a）

佛陀達到了出世，但他並沒有離開這個世間，而是住於世間度眾生，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為他們指明人生的方向。因此，早期佛教就是以人間為主的人間佛教。本文以北傳中譯的四部《阿含經》和與之相對應的南傳巴利文五部為主，來討論佛教「出世」的思想。

有些人可能要問，為何不用大乘經典，而用小乘經典？這是因為學界早已有共識，《阿含經》是佛教最早的文獻，它反映了佛教早期的思想，學界客觀地稱其為「早期佛教」。³ 因此，要了解佛教所講的「出世」思想，我們就要先弄清早期佛教，也就是《阿含經》中所反映的思想。

根據《阿含經》的思想，佛教講出世的世間有兩種，第一是指出離五蘊或五陰世間，第二是指出離五欲的世間。前者是指我們對自我的認識，後者是指我們對所感所知的世間的認識。佛教認為，由於我們對自我和世間的無知，我們的心被外界所牽引，因此生起貪欲，煩惱由此而來。

如《雜阿含 1010 經》講：「欲能縛世間，調伏欲解脫，斷除愛欲者，說名得涅槃。」⁴（《大正藏》第2冊，頁264b）南傳《相應部》也講：「世間為欲限，去欲得解脫，拋棄愛欲者，斷除一切縛。」（南

3. 印順法師在其所著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一章中，對「早期佛教」、「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等有很詳細的論述。

4. 這一句偈頌在以下的經中都有：《別譯雜阿含 237 經》、南傳《相應部》第1冊，頁64。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傳《相應部》第1冊，頁69）心則是世間的主宰，《雜阿含 1009 經》講：「心持世間去，心拘引世間，其心為一法，能制御世間。」⁵（《大正藏》第2冊，頁264a）因此《增一阿含經》說：「諸比丘，此心不可降伏，難得時宜，受諸苦報。是故，諸比丘，當分別心，當思惟心，善念諸善本。」（《大正藏》第2冊，頁566c）

二、五蘊世間

在《阿含經》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所講的世界有三種：（一）器世間，（二）眾生世間，（三）五蘊世間。佛教的重點是分析最後一種，即「五蘊世間」。佛教認為，由於人們對五蘊世間的無知，及不正確的了解，人們就生起不正確的認識，執著五蘊是我、是我的，於是生起了貪，苦也就生起了。如我們在上面所引用的中譯《雜阿含 1307 經》的《赤馬天子經》就講到五蘊就是世間。再如《雜阿含 37 經》清楚地說道：

云何為世間世間法？我自知、我自覺、為人演說，分別顯示，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是比丘，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世間世間法，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苦，是世間世間法。比丘，此世間世間法，我自知自覺，為人分別演說顯示，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其如之何。（《大正藏》第2冊，頁8b-c）

由此可見，五蘊就是世間世間法。這也在《雜阿含經》中多處

5. 這一句偈頌在以下的經中都有：《別譯雜阿含 236 經》、《中阿含 172 經》的《心經》，西晉竺法護把《心經》譯成《意經》（大正藏 No.82），還有南傳《相應部》第1冊，頁6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五期

提到，如第 41、42、43、44 和 45 等經。

佛教對五蘊的分析，目的是為了解脫苦。佛教認為對五蘊的執著就是苦。如南傳《相應部》的《轉法輪經》，《中部》的《諦分別經》和南傳《律藏》的〈大品〉都講：



所謂「五盛陰苦」，是指對五蘊執著而產生苦。

比丘啊！此是第一苦聖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與不喜歡的（人或物）相聚是苦，與喜歡的（人或物）相離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總之，對五蘊的執著就是苦。⁶

中譯《增一阿含 24.5 經》也講：

是時，世尊告五比丘：「汝等當知，有此四諦。云何為四？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出要諦。彼云何名為苦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愁憂苦痛，不可稱記。怨憎會苦、恩愛別苦、所欲不得，亦復是苦，取要言之，五

6. 見南傳《相應部》第 5 冊，頁 421；南傳《中部》第 3 冊，頁 250；南傳《律藏》〈大品〉第 1 冊，頁 10-12。其中《中部》的《諦分別經》所說與前兩經稍有不同：「朋友啊！何為苦聖諦呢？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憂、悲、苦、惱、愁是苦，所求不得是苦；略言之，對五蘊的執著就是苦。」但相應的漢譯《雜阿含 379 經》，《大正藏》No.109《佛說轉法輪經》和 No.110《佛說三轉法輪經》中都沒有「總之，對五蘊的執著就是苦」的句子。

盛陰苦，是謂苦諦。」⁷（《大正藏》第2冊，頁619a）

漢譯經典講的「五盛陰苦」與南傳的經典有出入，我認為南傳經典講得更加明確。南傳經典講「對五蘊的執著就是苦」，其中「執著」是重點，不是因為吾人有了「五盛陰」或「五蘊」就有了苦，而是因為對「五蘊」的「執著」而產生了苦。

佛教作為一個宗教的最終目的是要解脫「苦」，所以早期經典中多處記載，佛陀曾不只一次講，他所宣講的只有「苦和苦滅」。如「阿耨羅度，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只宣講苦和苦滅。」⁸ 這一目標也反映在《增一阿含 42.4 經》中，佛陀說他的教法只有一種味道，

-
7. 「五盛陰苦」在《阿含經》中多處可以找到，如《雜阿含 344 經》卷 14：「云何苦如實知？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欲不得苦，如是略說五受陰苦，是名為苦，如是苦如實知。」（《大正藏》第2冊，頁95a）《中阿含 13 經·度經》：「比丘！若有覺者便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真。」（《大正藏》第1冊，頁435c）《中阿含 29 經·大拘絺羅經》：「云何知苦如真？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是謂知苦如真。」（《大正藏》第1冊，頁462a）《四分律》講：「何等為苦聖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聖諦。」（《大正藏》第22冊，頁788a）《五分律》也說：「何謂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失苦。以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聖諦。」（《大正藏》第22冊，頁104b-c）
8. 《阿耨羅度經》，《相應部》第3冊，頁119。又如《中部》的《阿梨吒經》記載：有一位比丘名為阿梨吒，錯誤地認為「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當佛陀知道後批評他，並說：「比丘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所講授的只是苦和苦滅。」（《中部》第2冊，頁140）《迦旃延經》中，佛陀的弟子迦旃延來問佛陀什麼是正見，佛陀答道：「對所生者只是苦生，所滅者亦只是苦滅，無有惑疑，此智不由緣他而生。迦旃延，這就是正見。」（《相應部》第2冊，頁17）與《阿耨羅度經》、《迦旃延經》和《阿梨吒經》相對應的中譯本，分別是《雜阿含 106、301 經》、《中阿含經》的《阿梨吒經》。但是在這三部對應的中譯經典中，我們都沒有找到相應的陳述與說明。《中阿含經》是由從罽賓來的瞿曇僧伽提婆在東晉孝武及安帝世隆安年間譯，而《雜阿含經》則是由從天竺來的求那跋陀羅在劉宋時譯。譯時較早，內容多是佛教很深的教理。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那就是解脫之味：「我法中皆同一味，所謂賢聖八品道味，是謂第四未曾有之法也，如彼大海悉同一味。」⁹（《大正藏》第2冊，頁753a-b）

這裡所說的「賢聖八品道味」就是指「解脫味」。佛陀的這種宗教情懷也反映在他的行動。佛陀成道後度了六十位弟子，佛陀對他們講：「為了芸芸眾生的善益，為了芸芸眾生的幸福，出於對世間的慈悲，為了人天的善、益、幸福，比丘們，雲遊去吧，兩個人不要走同一條路。比丘們，弘法去吧，此法從表面到精神，初善、中善、後亦善，宣講這個至善的、完美的、清淨的梵行吧。」¹⁰

9. 同樣的思想在南傳《增支部》第4冊，頁201也有。The Pahārāda Sutta of the *Anugatanikāya*, The Buddha said, “Just as the great ocean has one taste, the taste of salt, so too, this Dhamma and Discipline has but one taste, the taste of liberation.” (A iv, 202; Bodhi 2012: 1144) 在許多中譯的《阿含經》中也有同樣的思想，如《中阿含 35 經·阿修羅經》：「復次，婆羅邇！如大海水鹹，皆同一味，婆羅邇！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婆羅邇！若我正法、律中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謂我正法、律中第四未曾有法，令諸比丘見已樂中。」（《大正藏》第1冊，頁476c）《中阿含·瞻波經》：「復次，大目犍連！如海水鹹，皆同一味。大目犍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大目犍連！若我正法、律無欲為味，覺味、息味及道味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大正藏》第1冊，頁479a）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5：「曼殊室利！如我所說種種法門皆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彼菩薩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時，所演法門亦同一味，謂遠離味、解脫味、寂滅味，無所乖違。」（《大正藏》第7冊，頁972b）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4〈寶王如來性起品〉：「復次，佛子！譬如水性，皆同一味，隨器異故，味有差別。水無是念：『我作眾味。』如來妙音亦復如是，皆悉一味，謂解脫味，隨諸眾生，受化器異，應有差別。」（《大正藏》第9冊，頁619c）

10. 南傳《律部》〈小品〉，頁19-20。這一思想亦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可見：「我於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汝等亦得解脫。汝等應往餘方作諸利益，哀愍世間，為諸天人得安樂故，汝等不得雙行。」（《大正藏》第24冊，頁130a-b）

三、五蘊世間的繫著

有人可能會問，佛教講無我，如果無我，那誰去執著五蘊呢？佛教認為，「愚痴無聞凡夫，無慧、無明，於五受陰生我見繫著，使心繫著而生貪欲。」（《雜阿含 62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16a）也就是說，由於人們的無知，他們就對五蘊世間生起不正確的認識與見解，認為五蘊是我、是我的、是我所，因此心中生起執著，貪欲由此而生。佛教稱這種錯誤的認識和見解為「我見」。所以，五蘊是「我見」生起的客觀對象。如《雜阿含 45 經》解釋得很細，說明吾人是如何由五蘊而生起「我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云何為五？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若諸沙門、婆羅門見有我者，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諸沙門、婆羅門見色是我，色異我，我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識異我，我在識，識在我。愚痴無聞凡夫以無明故，見色是我、異我、相在，言我真實不捨；以不捨故，諸根增長；諸根增長已，增諸觸；六觸入處所觸故，愚痴無聞凡夫起苦樂覺，從觸入處起。何等為六？謂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如是，比丘！有意界、法界、無明界，愚痴無聞凡夫無明觸故，起有覺、無覺、有無覺、我勝覺、我等覺、我卑覺、我知我見覺。如是知、如是見覺，皆由六觸入故。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觸入處，捨離無明而生明，不生有覺、無覺、有無覺、勝覺、等覺、卑覺、我知我見覺。如是知、如是見已，先所起無明觸滅，後明觸覺起。」（《大正藏》第 2 冊，頁 11b）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這裡講得很明確，人們從「五受陰」而有「我見」，認為此「五受陰」是我。經中進一步分析，人們認為「色是我，色異我，我在色，色在我」，也就是說：這物質身體是「我」，這物質身體不是「我」，「我」是處於物質身體之中，或物質身體處於「我」之中。我與物質身體「相在」，即同時存在。以此類推受、想、行、識其四蘊。我們對「五蘊」有如此分別之後，我們就會認為「五蘊」是我，從而生起無明，由此而生起感觸，因此「愚痴無聞凡夫」由無明故生起「『（我）存在，（我）不存在，（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我比對方殊勝，我與對方相等，我比對方卑劣，我知道我看見』等念頭。」¹¹

菩提比丘從南傳經典的角度解釋道：

對五蘊的執著有兩種主要的情形，我們可以稱之為「占有」和「識別」。對五蘊的執著可以是貪戀和強烈的慾望，從而以為占有了它們，或者是視之與自己為同一體，把它看成是「真我」的基礎，由此產生自負與我見。從我們在「蘊相應品」中看到的一個小的慣用語，我們很容易就想到蘊：「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自己。」「這是我的」想法代表了占有動作，作用是貪戀。而「這是我」與「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代表了兩種「識別」，前者是自負的表示，後者是我見的表示。¹²

《雜阿含 63 經》講到對五蘊世間的執著是如何生起的：

11. 《雜阿含 63 經》也有相同的解釋。本解釋參考台大獅子吼佛學專站阿含經專案網站的解釋。<http://buddhaspace.org/agama/3.html>

12. Bodhi 2000: 843. Introduction to Khandhavagga.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諸沙門、婆羅門於色見是我、異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見是我、異我、相在。如是愚痴無聞凡夫，計我、無明、分別如是觀，不離我所；不離我所者，入於諸根；入於諸根已，而生於觸；六觸入所觸，愚痴無聞凡夫生苦樂，從是生此等及餘。（《大正藏》第2冊，頁16b）

《雜阿含67經》進一步從緣起法的角度說明，由於對五蘊貪戀，而引來「純大苦聚生」：

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愚痴無聞凡夫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故，樂著彼色，讚歎於色；樂著於色，讚歎色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識集。（《大正藏》第2冊，頁17c）

因此佛教認為，苦產生的根源是無明，也就是對五蘊沒有正確的理解。如果我們能觀察到五蘊是非我、是無常、是苦，就能證得涅槃，得到滅苦。所以《雜阿含34經》講：「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見非我、非我所，如是觀察，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大正藏》第2冊，頁7c-8a）這是講觀察五蘊不是我（非我）、不是我所有（非我所）。

《雜阿含36經》又說：「若善男子知色是無常、苦、變易，離欲、滅、寂靜、沒，從本以來，一切色無常、苦、變易法知己，若色因緣生憂悲惱苦斷，彼斷已無所著，不著故安隱樂住，安隱樂住已，名為涅槃；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正藏》第2冊，頁8b）這是講觀察五蘊是無常，無常就是苦，由此而得到解脫。《雜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五期

阿含 67 經》又進一步從緣起法的角度說明：

云何色滅，受、想、行、識滅？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故，不樂著色，不讚歎色；不樂著、讚歎色故，愛樂滅；愛樂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云何多聞聖弟子如實知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知彼故不樂著彼識，不讚歎於識；不樂著、讚歎識故，樂愛滅；樂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皆悉得滅。比丘！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大正藏》第 2 冊，頁 17c-18a）

本經講到最關鍵的是，「多聞聖弟子」能夠如實觀察五蘊而「知彼故不樂著彼」，由「知彼故不樂著彼」故，能得苦滅。

四、五欲的世間

第二種要出離的世間是五欲的世間，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通過其眼、耳、鼻、舌和身的五官所認知的世間、經驗的世間，而不是我們所住的物質的器世間。如南傳《增支部》的《順世論者經》講，有兩個順世婆羅門來見佛陀，他們對形而上學的問題很有興趣。他們問佛陀，他們聽到富蘭那迦葉（Purāṇa Kassapa）說他是無所不知之人，他宣稱世間是有限的。耆那教創始人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 Nātaputta）也說他是無所不知之人，但是他宣稱世間是無限的。到底誰對誰錯？佛陀答道：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佛陀告誡弟子們，見五欲要猶如火坑。

婆羅門啊，不用管他誰對誰錯……婆羅門！世間之邊是不可以旅行來了知、見到、達到的，但是，婆羅門，不到世間之邊又不可得滅苦。婆羅門！在聖者的戒律中，五欲就叫做世間。是哪五項呢？由眼認知的、渴望的、誘人的、快樂的、可愛的、被激情所縛的形態，由耳認知的……聲音，由鼻認知的……香，由舌認知的……味，由身認知的、渴望的、誘人的、快樂的、可愛的、被激情所縛的觸。就是這五項。¹³

《雜阿含 752 經》也講：「佛告迦摩：欲，謂五欲功德。何等為五？謂眼識明色，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如是耳、鼻、舌、身、識觸，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是名為欲。」（《大正藏》

13. 《順世論者經》，南傳《增支部》第 4 冊，頁 427。這個經典沒有相對應的漢譯經典。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第 2 冊，頁 198c-199a)《長阿含 17 經·清淨經》：「諸比丘！呵責五欲功德，人所貪著。云何為五欲？眼知色，可愛可樂，人所貪著；耳聞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可愛可樂，人所貪著；如此諸樂，沙門釋子無如此樂。」（《大正藏》第 1 冊，頁 74c）《中阿含 152 經·鸚鵡經》：「摩納！有五欲功德，愛念意樂，彼有愛色欲相應，甚可於樂。云何為五？目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摩納！於意云何？眾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樂生喜，不復是過耶？」（《大正藏》第 1 冊，頁 668c-669a）

因此，在《雜阿含 234 經·行到世界邊經》中，佛陀說：「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講完這句話後，佛陀就入室坐禪去了。在眾人的請求下，阿難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若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此等皆入世間數。諸尊，謂眼是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是等悉入世間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多聞聖弟子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是名聖弟子到世界邊，知世間，世間所重，度世間。（《大正藏》第 2 冊，頁 56c-57a）

我們在南傳《相應部》找到其相對應的同名經典《行到世界邊經》，但文字稍有出入。阿難解釋的最後，多了一句「在世間中所感知的世間、所構思的世間，在聖者的戒律中，這就叫世間。」（南傳《相應部》第 4 冊，頁 95）

《雜阿含 230 經》名為《三彌離提問世間經》中，對「世間」給了一個綜合的定義：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所謂世間者，云何名世間？」佛告三彌離提：「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世間。所以者何？六入處集則觸集，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三彌離提，若無彼眼、無色、無眼識、無眼觸、無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無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若不苦不樂者，則無世間，亦不施設世間。所以者何？六入處滅則觸滅，如是乃至純大苦聚滅故。」¹⁴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知道，《阿含經》所講的世間是從人的眼、耳、鼻、舌、身的五根來講的，也就是我們五官所認知的世間。因此「五欲世間」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紅塵世間」，我們對之貪戀不捨，認識不清，所以生起許多煩惱。因此佛教說，要看破紅塵世間。

五、世間的升起和消滅

《雜阿含 233 經·起世經》不僅解釋了「云何為世間」，而且解釋了世間的消滅，也就是出世：

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世間、世間集、世間滅、世間滅道跡。諦聽，善思。云何為世間？謂六內入處，云何六？

14. 《大正藏》第 2 冊，頁 56a-b。相對應的南傳經典是《相應部》第 4 冊，頁 39-40 的 Samiddhikopapañh sutta.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五期

眼內入處，耳、鼻、舌、身、意內入處。云何世間集？謂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集著。云何世間滅？謂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集著，無餘斷，已捨、已吐、已盡、離欲、滅、止、沒。云何世間滅道跡？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¹⁵

（《大正藏》第2冊，頁56c）

漢譯很簡單，但已經講到問題的核心，世間的生起是由「愛、喜、貪俱」，當愛、喜、貪俱「已捨、已吐、已盡、離欲、滅、止、沒」，世間就會消滅。與本經相對應的南傳《相應部》的《起世經》講解得更加清楚：

諸比丘，什麼是世間的起源呢？依眼和形色，眼識生起，這三者的結合是接觸；以觸為緣，感受生起；以受為緣，貪愛生起；以貪為緣，執取生起；以取為緣，乃有生起；以有為緣，生命生起；以生為緣，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生起。諸比丘，這就是世間的起源。

依耳和聲音，耳識生起……依鼻和香，鼻識生起……依舌和味，舌識生起……依身和接觸，身識生起……依意和法（意念與思想），意識生起。這三者的結合是接觸；以觸為緣，感受生起；以受為緣，貪愛生起；以貪為緣，執取生起；以取為緣，乃有生起；以有為緣，生命生起；以生為緣，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生起。諸比丘，這就是世間的起源。

15. 相對應的南傳經典是《相應部》第2冊，頁73的 Lokasamudayasutta.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諸比丘，什麼世間的消滅呢？依眼和形色，眼識生起，這三者的結合是接觸；以觸為緣，感受生起；以受為緣，貪愛生起。但是，以貪愛的止息、漸除、無有餘留為緣，執取就會止息；以執取止息為緣，有就會止息；以有止息為緣，生就會止息；以生止息為緣，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就會止息。諸比丘，這就是世間的消滅。

依耳和聲音……依鼻和香……依舌和味……依身和接觸……依意和法（意念與思想），意識生起。這三者的結合是接觸；以觸為緣，感受生起；以受為緣，貪愛生起。但是，以貪愛的止息、漸除、無有餘留為緣，執取就會止息；以執取止息為緣，有就會止息；以有止息為緣，生就會止息；以生止息為緣，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就會止息。諸比丘，這就是世間的消滅。（南傳《相應部》第2冊，頁73-74）

從以上南傳《起世經》的講解，我們清楚地了解，佛教所講的「世間的起源」和「世間的消滅」，其根源追述到「貪愛」。當「貪愛」生起的時候，世間就生起了，當「貪愛」止息的時候，世間就消滅了。這就是為什麼佛教把「貪」說成是三毒之一。

這種「貪愛」不是因為外在有什麼好看的或可愛的東西才有，它存在於人的內心。如《雜阿含 752 經》講，有一位比丘名叫迦摩問佛陀：「世尊，所謂欲者，云何為欲？」佛陀答道：

欲，謂五欲功德。何等為五？謂眼識明色，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如是耳、鼻、舌、身、識觸，可愛、可意、可念，長養欲樂，是名為欲。然彼非欲，於彼貪著者，是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名為欲。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世間雜五色，彼非為愛欲，貪欲覺想者，是則士夫欲，眾色常住世，行者斷心欲。（《大正藏》第2冊，頁198c-199a）

在南傳《增支部》第6集的第69經的《參透經》，以及南傳的《相應部》的第一「諸天相應」的第4品，其思想完全與《雜阿含752經》一樣。¹⁶ 再如《雜阿含1286經》說：「非世間眾事，是則之為欲，心法馳覺想，是名士夫欲。世間種種事，常在於世間，智慧修禪思，愛欲永潛伏。」（《大正藏》第2冊，頁354b）而在《雜阿含490經》中，舍利弗也講了同樣的思想：

舍利弗言：「欲者，謂眼所識色可愛、樂、念，染著色。耳聲、鼻香、舌味、身所識觸可愛、樂、念，染著觸。閻浮車！此功德非欲，但覺想思惟者。」是時，舍利弗即說偈言：「非彼愛欲使，世間種種色，唯有覺想者，是則士夫欲。彼諸種種色，常在於世間，調伏愛欲心，是則點慧者。」¹⁷（《大正藏》第2冊，頁127b）

由此可知，五欲「世間的起源」就是貪欲，要出離五欲世間，就要斷貪欲，而貪欲不在外部，而在內心，所以它是一個對認識的

16. 南傳《增支部》第3冊，頁411：“In passionate purpose lays man’s sense desire, the world’s gain glitters are not sense desire, in passionate purpose lays man’s sense desire, the world’s gain glitters as they abide, but the wise men hold desire, therefore, in check.” 英譯引自 E. M. Mare 所譯的南傳《增支部》第3冊，頁291。南傳《相應部》第1冊，頁22，佛給天子的回答與上面《增支部》完全一樣。

17. 《別譯雜阿含284經》中，有一位天子來見佛，見到佛後講：「雖到於五塵，不名為貪欲，思想生染著，乃名為貪欲，欲能縛世間，健者得解脫。」（《大正藏》第2冊，頁473a）南傳《相應部》第1冊，頁22，與南傳《增支部》第3冊，頁411的《參透經》都有相同的思想。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想斷除貪欲，就要對五欲世間有徹底而清楚的認識。

問題。因此要想斷除貪欲，就是要對五欲世間有徹底而清楚的認識。

《雜阿含 305 經》說，由於對「於眼入處不如實知、（不如實）見者，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如實知、（不如實）見；不如實知、見故，於眼染著，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皆生染著。」

同樣，如果對「耳、鼻、舌、身、意」不如實知、見，皆生染著，因此「如是染著相應、愚闇、顧念、結縛其心，長養五受陰，及當來有愛、貪、喜悉皆增長，身心疲惡，身心壞燒然，身心熾然，身心狂亂，身生苦覺；彼身生苦覺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悉皆增長，是名純一大苦陰聚集。」¹⁸（《大正藏》第 2 冊，頁 87a-c）這就是苦的生起，是世間的生起。

經典繼續說：「若於眼如實知、（如實）見，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如實知、（如實）

18. 與此經對應的是南傳《中部 149 經》，內容完全一樣。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見；見已於眼不染著，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不染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由於「不染著故，不相雜、不愚闇、不顧念、不繫縛，損減五受陰，當來有愛、貪、喜，彼彼染著悉皆消滅，身不疲苦，心不疲苦，身不燒，心不燒，身不熾然，心不熾然，身覺樂，心覺樂；身心覺樂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悉皆消滅，如是純大苦聚陰滅。」經中進一步講：「作如是知、如是見者，名為正見修習滿足，正志、正方便、正念、正定，前說正語、正業、正命清淨修習滿足，是名修習八聖道清淨滿足。」

《雜阿含 41 經》也講，如果能於五蘊世間如實知如實見，此人就能達到解脫：

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知、如是見，離欲向，是名正向。若正向者，我說彼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實知、如實見，於色生厭、離欲，不起諸漏，心得解脫；若心得解脫者，則為純一；純一者，則梵行立；梵行立者，離他自在，是名苦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大正藏》第 2 冊，頁 9c-10a）

此經講得很清楚，由於不能如實地了解認識眼根與外境，所以貪就生起；由於有了貪而「長養五受陰」，從而引起苦。所以要解脫苦，首先就是要對六根六塵的關係有清楚的認識。

六、對世間的正知

佛陀能達到出離世間，因為佛陀有徹底的認識，也就是對世間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有「如實知、見」。如《雜阿含 894 經》講：

世尊告諸比丘：我於世間及世間集，不如實知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為解脫、為出、為離，離顛倒想，亦不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是故我於諸天、世人、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眾生，為得解脫、為出、為離，心離顛倒，具足住，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¹⁹

再如南傳《增支部》的《世間經》云：

比丘們，如來對世間完全理解，如來於世間已解脫。比丘們，如來對世間的出現完全理解，如來對世間的出現已斷。如來對世間滅完全理解，如來對世間滅已證悟。比丘們，如來對世間滅之道已完全理解，如來對世間滅之道已修。²⁰

這就是說，因為佛陀對五蘊世間和五欲世間有如實知，所以他證得正等正覺，所以如來十號中有一個叫「世間解」。也就是說，佛陀對這個五蘊世間和五欲世間的一切都明白了解。《雜阿含 321 經》記載，有生聞婆羅門問佛：「所謂一切法，云何為一切法？」佛告知婆羅門：「眼及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若苦、若

19. 《大正藏》第 2 冊，頁 224c-225a。中譯的《中阿含 137 經·世間經》也有同樣的解釋：「如來自覺世間，亦為他說，如來知世間。如來自覺世間集，亦為他說，如來斷世間集。如來自覺世間滅，亦為他說，如來世間滅作證。如來自覺世間道跡，亦為他說，如來修世間道跡。」（《大正藏》第 1 冊，第 645b-c 頁）南傳《增支部》第 2 冊，頁 23，和南傳《如是語 112 經》都有與《中阿含經》相同的《世間經》。

20. 南傳《增支部》第 2 冊，頁 23。本經與《如是語 112 經》完全相同。本經的中譯本是《中阿含 137 經》的《世間經》（《大正藏》第 1 冊，頁 645b-c）。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十五期

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為一切法。」（《大正藏》第2冊，頁91b）又《雜阿含100、223經》分別說道：「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大正藏》第2冊，頁694a）「世尊告諸比丘：我不說一法不知、不識而得究竟苦邊。」（《大正藏》第2冊，頁55b）

如何才是對世間的「如實知」呢？《雜阿含53經》講道：

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佛告婆羅門：愚痴無聞凡夫，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讚歎於色，染著心住。彼於色愛樂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是則大苦聚集。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婆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佛告婆羅門：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於彼色不愛樂、不讚歎、不染著、不留住。不愛樂、不留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是名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是名論因，是名說因。（《大正藏》第2冊，頁12c-13a）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所謂「如實知」世間，其實是指了解世間是依緣起法而生，依緣起法而滅。緣起法是佛教的根本理論，它同時解釋了五蘊世間和五欲世間的生起與還滅。如果不能「如實知」此世間世間法是無常、是苦，就會對它起貪。在《雜阿含 37 經》裡佛陀講道：

諸比丘，云何為世間世間法？我自知、我自覺、為人演說，分別顯示，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是比丘，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世間世間法，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苦，是世間世間法。比丘，此是世間世間法，我自知自覺，為人分別演說顯示，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其如之何。（《大正藏》第 2 冊，頁 8b-c）

如此，「出世」並不是要離開我們所住的這個器世間，而是就住在這個世間，就在這一生，我們就可以達到「世間之邊」，得到解脫。因此，《阿含經》在講到這樣的解脫時是如此描述的：「在此生可見」、「由智者所解」、「非邏輯所涉」、「非時間所涉」。因此，得到解脫的人還住在世間，但是他們已經超越了這個煩惱的世間。

對解脫之人來講，這個世間已不再是一個為生死掙扎的地方。他們意念堅定，善得解脫，他們的適應性和順應力不被世間的八風所動。如佛陀三十五歲就成道，就達到解脫，但是他還是住在這個世間，「為了芸芸眾生的善益，為了芸芸眾生的幸福，出於對世間的慈悲」而弘法。又如佛陀的弟子中，很多都證得了阿羅漢果，也就是得到了解脫，但他們也沒有離開這世間，而與佛陀一樣，弘法度生。

七、現世人間的涅槃果位

有人認為，佛教所講的涅槃是超越自然的、超越人的經驗的，因此證得涅槃就是離開這個世間，到其他地方或世間。其實在早期的佛經中，如中譯的四阿含與南傳的五部尼柯耶，「涅槃」解釋為苦的息滅，貪、瞋、癡的息滅。佛教的涅槃有兩種：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²¹ 有餘依涅槃是指證得涅槃後，色身還相續住；無餘依涅槃是指證得涅槃後，色身不相續住。

對於無餘依涅槃，早期經典沒有給予解釋，它被歸於十個不予回答的問題當中。²² 但有些現代的學者還是認為無餘依涅槃是超越自然的，並且說經中用火滅的比喻來說明證得涅槃後色身不相續住，就是從可見的形態進入不可描述的形態。但是仔細對比《雜阿含 962 經》和對應的南傳《中部 72 經》的《婆蹉衢多火喻經》時，我們知道，婆蹉不能理解佛說，於是佛把證得涅槃後色身不相續住比

21. Lance Cousins 認為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的分別，就是在早期佛經——如南傳的五部尼柯耶——中的出現也是比較晚的。請參閱「Nirvāṇa」. In E.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Retrieved April 06, 2009, from <http://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F071> 中譯的《增一阿含 16.2 經》：「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涅槃界：云何為二？有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大正藏》第 2 冊，頁 579a）《本事經》中也有講到。（《大正藏》第 17 冊，頁 677）

22. 《中阿含 221 經》的《箭喻經》中講到十無記，即十個沒有回答的問題：「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大正藏》第 1 冊，頁 803c）南傳巴利文《中部 63 經》的《摩羅迦小經》Cūlamālukya-sutta 亦講到此十個問題。《雜阿含 962 經》和《別譯雜阿含 196 經》則都講到了十四無記，多了四個問題。其實就是把有關世間的四個問題變成了八個問題：（1）世間常、（2）世間無常、（3）常無常、（4）非常非無常，（5）有邊、（6）無邊、（7）邊無邊、（8）非邊非無邊，（9）命即是身、（10）命異身異，（11）如來有後死、（12）無後死、（13）有無後死、（14）非有非無後死。（《大正藏》第 2 冊，頁 245b-246a）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喻為火滅，那只是說明這種情形不能用語言說明而已，並不表示涅槃是超越自然的。²³

因為早期經典中沒有說明無餘依涅槃，所以我們這裡只討論有餘依涅槃。釋迦牟尼三十五歲成道時，就在人間證得了涅槃，就是有餘依涅槃。經典中常提到釋迦牟尼佛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其中證得阿羅漢果位的有很多，如大迦葉、舍利弗、目犍連、阿難陀等，他們都是在人間證得阿羅漢果位，沒有一個例外。南傳小部中的〈長老偈〉和〈長老尼偈〉記載了佛陀的弟子們證道的經過和經驗。不僅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可以在此生、在人間證得阿羅漢果位，在家居士也可以。根據佛經記載，釋迦牟尼的父親



涅槃是已經具足一切功德，斷盡一切煩惱，身心達到清淨和平的境界。圖為南宋陸信忠繪《佛涅槃圖》，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23. 《雜阿含 962 經》和《別譯雜阿含 196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245b-246a）以及南傳《中部 72 經》的《婆蹉衢多火喻經》（*Aggivacchagottasutta*）和《經集》偈頌 No. 1076 都講到了這個比喻。如《經集》：「There is no measuring of one who has gone out, Upasīva, said the Blessed One. That no longer exists for him by which they might speak of him. When all phenomena have been removed, then all ways of speaking are also removed.」Norman（2001）137. 世尊說道：「烏波濕婆啊！證道之人消失後，沒有測量他們的方法，人們談論他的依據不存在；當一切現象消失時，一切談論方式也消失。」

也是在人間證得了阿羅漢果位。同樣，根據佛教的傳統，彌勒菩薩將來也要降生到人間證道成佛。

對於有餘依涅槃，英國巴利語聖典協會所出的《巴英大辭典》對於涅槃一詞解釋道：「涅槃完全而且純粹是倫理的、道德的，並可以在此生通過倫理實踐、靜修和深刻的洞悉證得的。因此它不是超越自然的。」²⁴《巴英大辭典》續講：「涅槃是不可言說的、不可翻譯的表述。在佛陀自己的言語中也沒有可以表達的辭彙，它是不能用推理和邏輯來理解的，無名、不可描述。但是，它是真實的，它的特徵與特色是可以描述的、可以用世間的語言和空間理解的。」

涅槃這一概念，是最難理解，也是常被人誤解的佛教教義。這裡我們不想解釋這一概念，只是說明它的人間性。現在讓我們看看早期經典中，如何解釋佛教所講的最高解脫境界——涅槃。

首先，我們可以用四聖諦來理解涅槃，因為四聖諦是佛教的根本教義。第一聖諦是「苦諦」；第二聖諦是「集諦」——苦之生起或苦之根源；第三聖諦是「滅諦」——苦之止息，也就是涅槃；第四聖諦是「道諦」——導致苦之止息的途徑。這裡很清楚地看到，從四聖諦的角度來說，涅槃就是苦的消滅。南傳《相應部》的《轉法輪經》講到，佛陀成道後證得中道，中道可以使「智慧生起，知識生起，覺悟生起，證得涅槃」。²⁵我們來看看早期經典中對涅槃的解釋：

24. 參見 *Nibbāna in the Pali English Dictionary*. “*Nibbāna* is purely and solely an ethical state, to be reached in this birth by ethical practices, contemplation and insight. It is therefore not transcendental.”

25. Sv 421. The counterpart of this sutta is found in the *Samyuttāgama* (《雜阿含 379 經》). This is also referred to in the *Rāsiyasutta* (S iv 330-1) which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yuttāgama* (《雜阿含 912 經》).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涅槃是與貪愛的徹底斷絕：放棄它、摒斥它、遠離它、從它解脫出來。（《相應部經》第4冊，頁421）

一切有為法的止息，一切污染法的摒棄，斷絕貪愛、離欲、寂滅，（就是）涅槃。（《相應部經》第1冊，頁136）

比丘們啊！什麼是無為法？它就是貪的息滅、瞋的息滅、癡的息滅。比丘們啊！這就是無為法。（《相應部經》第4冊，頁359）

羅陀啊！貪愛的息滅就是涅槃。（《相應部經》第3冊，頁190）

貪的息滅、瞋的息滅、癡的息滅。（《相應部經》第4冊，頁251）

放棄、消滅愛欲與對此五蘊之身的貪求，就是苦的止息。（《中部經》第1冊，頁191）²⁶

生死相續的止息，就是涅槃。（《相應部經》第2冊，頁117）

比丘們啊！於一切有為無為法之中，無貪最為上。就是說：遠離憍慢，斷絕貪愛，根除執著，截斷相續，息滅貪愛，離欲、寂滅，（就是）涅槃。（《增支部經》第2冊，頁34）

比丘們啊！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如果沒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則沒有從有生、有長、因緣和合中解脫（的可能）。因為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故，有從有生、有長、因緣和合中解脫（的可能）。（《無問自說129經》）

26. 北傳《中阿含經》的《象跡喻經》：「彼厭此過去、未來、現在五盛陰，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大正藏》第1冊，頁467a）

此中（指涅槃）沒有地、水、火、風四大種；長寬、粗細、善惡、名色等概念也一律被吹毀；既無此世，亦無他世，無來、無去、亦無住，無生、無死、亦無外境。」（《無問自說 127 經》）²⁷

中譯《阿含經》中也同樣有對涅槃的描述，如：

多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雜阿含 104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31c）

如是觀時，於諸世間無所取著；無所取著者，自得涅槃。

（《雜阿含 269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70c）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阿含 270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71a）

如斷貪欲、瞋恚、愚痴，如是調伏貪欲、瞋恚、愚痴；貪欲究竟，瞋恚、愚痴究竟，出要、遠離、涅槃，亦如是說。

（《雜阿含 881 經》，《大正藏》第 2 冊，頁 221c）

27. 以上所引巴利原典的經文轉引自羅睺羅長老所寫的《佛陀的啟示》，頁 36-37。在這七段引文中，最後兩段的爭議最大，對它們的解釋也出入很大。有許多學者就是從這幾段經文和下面一段經文中，把涅槃解釋為「斷滅」。解釋涅槃為斷滅所依據的另外一段經文，是引自南傳《增支部》第 2 冊，頁 36-37。同樣的故事也在《雜阿含 101 經》、《別譯雜阿含 267 經》、《增一阿含 38.3 經》提到。經文的大義如下：一位婆羅門問釋迦牟尼，是天人、是龍、是夜叉、是乾闥婆、是阿修羅、是迦樓羅、是緊那羅、是摩睺羅伽、是人、還是非人等。釋迦牟尼告婆羅門，他既非龍乃至人、非人等，而是斷除一切疑惑，不受生死的佛。

人間佛教的出世觀——以《阿含經》為主

有一比丘名閻浮車問舍利弗云何為涅槃，舍利弗答道：「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痴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大正藏》第2冊，頁126b）

若比丘眼識於色，不愛樂染著；不愛樂染著者，不依於識；不觸、不著、不取故，此諸比丘得見法般涅槃。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雜阿含237經》，《大正藏》第2冊，頁57c）

若有比丘於老、病、死，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雜阿含365經》，《大正藏》第2冊，頁101a）

若無五欲娛樂，是則見法般涅槃；若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乃至第四禪，是第一義般涅槃。（《雜阿含170經》，《大正藏》第2冊，頁第45c）²⁸

從以上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佛教經典中所描述的涅槃，是貪婪、瞋恨和愚痴的根除與消滅，而不是一種超越自然的經驗。根據早期的經典，涅槃在此生就可以證得，南傳的《相應部經》中就有很多的例子，如《說法比丘經》講：「如果比丘對老死有厭離心，通過對它的息滅與中斷，比丘由無著而得解脫，此比丘可以說是在此生證得涅槃。」²⁹

28. 《雜阿含499經》：「譬如石柱長十六肘，八肘入地，四方風吹不能傾動。如是，比丘心法善修心已，悉離貪欲心，離瞋恚心，離愚痴心，得無貪法、無恚法、無痴法，能自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大正藏》第2冊，頁131b-c）

29. 類似的陳述可見於巴利文佛經許多地方，如《相應部經》第1冊，頁18、115；第3冊，頁163；第4冊，頁141；《中部經》第2冊，頁228；《增支部經》第4冊，頁353、358、454。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十五期

因此，涅槃既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境界，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天堂」，更不是有些人錯誤理解的那種「斷滅」（證涅槃後什麼也不存在了），³⁰ 完全徹底根除人所具有的那些邪惡、醜陋的習性和習氣。用佛教的術語來講，就是除去那些「客塵」，讓那清淨無染的「本來面目」顯現出來。太虛大師說「人成即佛成」，佛就是圓滿的人格。這樣的「涅槃」根本就沒有離開人間。

那麼，證得涅槃的人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格呢？《相應部經》有這樣的描述：凡是親證真理、涅槃的人，就是世間上最快樂的人。他不受任何迷執、憂、悲、苦惱等心理狀態所牽引。他的心理健康達到了完美的地步。他既不追悔過去，也不空想未來，而是踏踏實實地生活在當下。（南傳《相應部經》第1冊，頁5）因此《中部經》講，證得涅槃的人，能以最純淨和最平和的心情欣賞與享受周圍的一切，而不摻雜絲毫自我的成分在內。他是喜悅的、愉快的、享受著純淨的生活。他的感官和悅，心靈寧靜而安詳，無所憂慮。（南傳《中部 89 經》第2冊，頁121）他無自私的欲望、憎恚、愚痴、嬌慢、狂傲以及一切染汙，所以充滿了博愛、慈悲、和善、同情、了解與寬容。他為人類的服務精神是最純正的，因為他不為自己設想，無求無得。

有許多人批評佛教消極，因為佛教多講出世，少講入世，而且最終的目的也是出世。也有些人批評佛教是求個人的解脫，而不是

30. 巴利原典（如《中部經》第1冊，頁487；第3冊，頁245；《經集》第232偈）中有一個比喻，即是將阿羅漢之入滅與薪盡火滅、油竭燈枯相比擬。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涅槃就是斷滅。所以，羅睺羅長老在他的《佛陀的啟示》頁42中指出：「我們必須清楚、明白、無誤地了解，與『火焰的息滅』作比的不是涅槃，而是由五蘊和合而生、並親證涅槃的『人』。這一點必須特別強調，因為許多人，甚至是大學者，都常常誤解這一比喻，認為是指涅槃。涅槃從來沒有與火或燈的息滅相比。」

人類群體的解脫。這些批評不完全正確。我們暫且不說大乘佛教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思想，「留惑潤生」以便救度眾生的具體實踐，以及三身中化身佛來人間救度眾生的理論；就是在早期佛教獲得解脫的阿羅漢，他們也不是在獲得解脫之後，就離開這個世界去他方世界，或上生天上，正好相反，他們在人間積極為他人的解脫，弘揚佛陀的教法。

《長阿含 7 經·弊宿經》云：「若沙門、婆羅門，精勤修善，戒德具足，久存世者，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大正藏》第 1 冊，頁 46b）佛教所講的出世，並不是離開這個物理的器世界，而是出離煩惱的「世界」。佛陀在《增支部經》中講到：「在這六尺之軀的眾生體內，我說即是世界，世界的生起與寂滅，以及通向世界寂滅之道。」（南傳《增支部經》第 2 冊，頁 218）這裡的「世界」一詞等同於「苦」的概念。四聖諦也都在這五蘊之中，在人身之中。

八、總結

通過以上對《阿含經》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佛教所說的出世，不是離開我們所住的這個器世界，而是就住在這個世間，超越這個充滿煩惱的世間，達到心如止水，八風不動，對器世間的一切隨緣自在，心不貪著。這樣的解脫不離人間，我們認為，這就是星雲大師等大德所說的人間佛教。

